

一代梟雄 (二)

——袁世凱傳

章君毅

金陵落魄巧遇長兄

這是袁世凱少年時期的第三次重大轉變，他自入塾以至少年，所謂一波三折，差堪形容，說起來，則由於他「惡習已深，積重難返」，性格關係所使然。祇不過，袁世凱這第三次轉變對於

他的一生，實有重大的關鍵。當張亮基一封長函，痛陳袁世凱種種劣行，罄竹難書，連他自己嚴加管教，從不寬假的子姪，都因為近墨者黑，受了他的連累，因此不得不將他逐出家門，遣返金陵。袁保慶深信張亮基是誠實君子，藹藹長者，他函中所云斷不虛假，尤其回想當年，以知人善

任著稱於世的張亮基一眼便看中袁世凱頭角崢嶸，決非

池中之物，特意留他在家就讀。如今一旦見逐，便可見袁世凱的荒唐頑劣，已經到了何種程度。張亮基不能容一袁世凱，那

這一演變首先就改變了袁保慶的觀念，而袁保慶的從此不喜，更是袁氏門中上上下下，再也沒有一個器重喜歡袁世凱的人了。

其次，袁世凱自己畢竟已屆十五六歲，雖說咎由自取，但是受了這麼大的挫折，出了這麼大的紕漏，當然會使他懊喪欲死，羞愧得無地自容。他領了張亮基給他的盤費，人是到了金陵，可是他猶疑再猶疑，徘徊再徘徊，始終鼓不起勇氣，上嗣父袁保慶的衙門，抑或公館，而見他的嗣父和家人。

他懷着所剩無幾的資斧，住在一家小客棧裏，埋頭大睡，杜門不出，當年，他的嗣父袁保慶，正在官運亨通，青雲直上，已由江寧縣令，陞授了江南鹽巡道。這江南鹽巡道是南中屈指可數的肥缺，美差，袁保慶得了這個好差使，體面風光，比先前不知要勝過了多少倍。在項城家鄉的親友子姪，紛紛的趕來金陵投奔，袁保慶顧念親情鄉誼，一一為之安插，和袁世凱年齡相仿的幾名姪兒，如他的三個哥哥袁世敦、袁世廉、袁世傳等，則由袁保慶禮聘名師，留在公館裏課讀，其他如馬弁、跟班、轎夫、聽差，江南鹽巡道衙



袁世凱方任湖廣總督時的戎裝照片

門幾於成了項城人的世界，在滿清官場，這便叫做「一人得道，雞犬昇天」。

偏偏就有一個袁保慶平生最鍾愛，是爲他嗣子，承祧香煙的袁世凱，由於濫污撤足，自慚形穢，躲在個小旅館裏，敷着制錢磨豆芽，他但不敢上衙門求見嗣父，在街上行走，尚且躲躲藏藏，畏首畏尾，他實在是怕給家人親友聞見，以江南鹽巡道項城人物之躊躇滿志，昂首獨步，和袁保慶袁觀察的哲嗣袁世凱窮途潦倒，異鄉落魄相比，真應了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」這兩句感慨，益發襯托出袁世凱當日情景之可憐。

更糟的是不久以後，床頭金盡，三餐難繼，袁世凱所住的那家小客棧，店主人原覺得他神情恍惚，形迹可疑，年輕輕的一個小伙子，整天守在房間裏，既不探親訪友，看來也無正辦，誰知道他是個幹什麼的呢？先前他到期繳納食宿之費，店東有話，倒還不便詰問，漸漸的袁世凱欠了房飯錢，店東正好趁此機會，面孔一板，伸手便討，袁世凱囊空如洗，付不出錢來，他方陪笑臉，店東反倒惡狠狠揚言，限當晚繳錢到櫃，否則，行李扣留，兩個山字一疊：請出！

那是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，袁世凱受盡委屈，離了小客棧，他身上的衣服原嫌單薄，於是彎腰阿背，脖子縮在衣領裏避風，兩隻手則向袖子裏一插，他便這麼縮着手，埋下頭，在巍巍然威風顯赫的鹽巡道衙門附近，儘揀些官轎入不進來的冷街僻巷，往返逡巡，悄悄張望，在他的原意，嗣父出門會鳴鑼開道，家人親友則鮮衣怒馬，不至於經過這些冷僻的巷子，所以他祇希望遇見

一位衙門裏的老人家，向他借個幾兩紋銀，帶回去應付店東，再苟延殘喘個幾天。

詎料時運不濟，在小巷子裏閃閃躲躲，從清晨直到薄暮黃昏，連一個認識的老人家也不會碰見，當時，兩腳痠麻，腹如雷鳴，一想起天色一黑自己能到那兒去？難不成真去受那店主人的賍氣，喫他嘻笑怒罵，冷諷熱嘲，容他對堂堂道臺大人的公子下逐客令？

罷罷罷！走投無路，袁世凱便把心一橫，牙一咬，活不下去，乾脆尋死，他聽說南京有個名勝燕子磯，懸岩千丈，大江橫陳，若能找到那個自殺的好所在，躍身一躍，豈非一了百了。

然而天無絕人之路，袁世凱的大哥袁世敦，正隨着叔父袁保慶在鹽巡道衙門唸書，他偶然漫步街心，一抬眼看見了一個熟悉的背影。袁世凱生前有「癩蛤蟆」的綽號，他身子肥而矮，頸子短而粗，走起路來手脚挺使勁，搖搖晃晃邁着外八字步，小時候如此，長大了照舊模樣不改，因此袁世敦一看便認識他是自己的胞弟，早就聽說他已自揚州來金陵，却是一連多日不見踪跡，衙門上下正在着急。

追上去，伸手一拍他的肩膀，與此同時，袁世敦歡聲一叫：

「老四！」

先給吓了一跳，猛然轉過身來，袁世凱一見是大哥袁世敦，一陣慚惶，默默的低下了頭。

喜孜孜的，袁世敦臉上帶笑，嘴裏却在一疊聲的發話埋怨：

「哎呀，可找着你了！老四，你離開揚州那麼些天，一點兒消息都沒有，叔父以下人人都在爲你着急呢？你這是怎麼搞的呀？」

「久旱逢甘雨，絕處遇手足」，一縷溫暖，幾許辛酸，却是袁世凱羞愧難當，先還強項，他百感交集，將頭一扭，掙脫了袁世敦的手，拔步



袁世凱的老師南頓狀元張霖（字季直）

便想開跑。

但是袁世教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家四弟，猶如天上落下了寶貝，怎肯當面錯過，失之交臂，他忙趕上幾步，又度抓住了袁世凱，直在嚷嚷：「天都快黑了，你不同衙門，老四！你還想上那塊兒去哈？」

袁世凱依然低頭無語。

直到這時，袁世教方始猜中了袁世凱的心事，於是他溫語慰藉，再四譬解，動之以骨肉手足之情，向袁世凱細訴袁保慶和滿衙門的人，此刻正是如何的焦急憂慮，他更一力強調，袁保慶待世凱素來鍾愛，尤其瞭然他狂放不羈的性格，袁世教保證袁保慶對他在揚州的所作所為，斷不會深責。

可是袁世凱作賊心虛，終歸覺得駭怕，他還是不敢去見嗣父，兩兄弟在路傍相持不下，袁世教見袁世凱稍許有點動心，便轉彎抹角，問起袁世凱是幾時到的金陵，時下景況如何？

觸及了心中酸楚，袁世凱便慨乎言之的向他堂兄透露，此刻餓了一天休管，入夜連個睡處都沒有，回棧房又怕店東討錢。袁世教聽他落得這般淒涼，不禁也是替他難過。摸摸身上還有些零錢，便拖着袁世凱上館子裏去吃喝一頓，填飽了他的輔輔飢腸，吃飯時袁世凱却不過大哥的苦勸，他答應了先搬回嗣父的衙門，不過他還提得要先決條件，首先他暫時不與嗣父相見，以免見面時的那一份尷尬。其次他要求袁世教央人先在嗣父跟前說項，說他已下定決心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，倘若嗣父應允免予重責，他將自行向嗣父請

罪。

袁世教一心祇要拖袁世凱回家，當然一肯，他等袁世凱吃得酒足飯飽，便陪着他重返客棧，付清房飯錢，取出押在棧裏的行李，然後兩個人悄悄的由後門進了鹽巡道衙門。

一品監生兩江總督

江南鹽巡道駐江寧府，轄管江蘇、安徽兩省的鹽務之外，尚且有分巡江寧，兼管水利的重任，在江寧府所駐文職官之中，地位僅次於兩江總督、江南織造、江蘇布政使司和江安督糧道，所以鹽巡道的衙門在江寧府城中位居第五，衙門之宏偉崇麗，由而可想。袁世教把袁世凱帶回袁保慶的衙門之後，找一處幽僻的地方使他住下，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心腹傭人以外，全衙門裏竟無一人知曉四爺到了。

這並不是袁世教言而有信，保密工作做得好，一則因為衙門太大，藏一個人輕而易舉，二來更由於袁世凱這位小爺自幼難纏，他睚眦必報，心狠手辣，同輩弟兄無人見他不怕，袁世教為自己來日的安全着想，凡事便必得都依着他。因此刻意小心防範，不使袁世凱業已回家的消息有所洩漏。

兩兄弟私下商議，該找那一位去向袁保慶求情，袁世教首先便提出周馥。周馥是安徽至德人，時在袁保慶的幕中，為袁保慶禮為上賓，他後來會官拜山東巡撫和兩江總督，袁世教說周馥在袁保慶跟前一言九鼎，有他在袁保慶跟前代為緩頰，袁保慶即令對袁世凱有所不諒餘怒未熄，一

定也會賣周老先生的情面。



山東巡撫周馥賦詩之際，德軍進佔膠州灣。

袁世凱便問起這位周老先生的來龍去脈，他堂兄便簡單明瞭的告訴他說：

「周老先生本來是李中堂幕中的要角，叔父陞了鹽巡道，千方百計的將他請了來，怎不對他恭敬禮重，言聽計從呢？」

一聽周馥原是李鴻章的幕僚，袁世凱頓時便點頭應允去求他了，莫看他年齡只有十五六歲，袁世凱已經懂得政治行情，自祖父袁甲三以次，袁保慶、袁保中，都是淮軍嫡系，李鴻章則為淮軍領袖，他幕中的人物，在袁保慶跟前自有崇高的地位，與够重的份量。

提起這位周馥，也是一位跟袁世凱關係極其密切的人物，自清末以至民初，他可是大名鼎鼎，望重兩代（遜清與民國）。周馥字玉山，安徽至德人，誕生於道光十七年丁酉，比袁世凱大二十二歲，論功名，他不過祇中過一名監生，但是他這個監生却由會國藩、李鴻章准軍幕府的出身，以軍功保薦，做官一直做到山東、廣東、四川巡撫，兩江總督，民國十年他逝世於故都北平，享壽八十有五，當年，曾有一副膾炙人口，傳誦一時的輓聯：

一品監生天下步；

兩江總督世間知。

寫的便是周馥的一生奇迹，他由區區一名監生而當朝極品，官拜總督，在有清一代，確屬絕無僅有。事實上，則周馥機智深沉，有筆如刀，除了他愛國憂時，學養俱深，就聰明才智而論，他和袁世凱可說是一流的人物，早年他在家鄉，曾有一位本家被山嶺挖石工人落石壓斃，苦主告

狀，狀詞中有「高山石滾，壓斃山下之人」兩句，周馥見到，便提筆在狀紙上一勾，改成了「高山滾石，壓斃山下之人」這一改，犯罪動機遂由「過失」變成「故意」，於是挖石工人因而論抵，白白送了一條性命。

清律，凡是有功名的仕子，一概不准參與訟事刀筆有罪，周馥是監生，他替人改過訟狀，事關於鄉里，當時便有人意圖告發，吓得周馥逃出家門，遠走高飛，跟到祁門會國藩的湘軍江南大營投效，當一員小小的繕寫書記。

有一次他抄寫一份會國藩親筆草擬的軍情奏摺，摺中有語，說湘軍名將鮑超「屢戰屢敗」，周馥心知會國藩向來愛重鮑超，唯恐因此一語而使鮑超見責獲罪，他福至心靈，便向會國藩建議：

「試改為『屢敗屢戰』如何？」

「屢戰屢敗」具見其儒而饒，「屢敗屢戰」則將鮑超艱苦奮鬥，不屈不撓之勇，躍然紙上，鮑超原是湘軍第一名勇將，當時軍情確實也是如此，因此會國藩對他這一字之改擊節讚賞，稱譽不置，自此不次擢陞任為重要幕僚之一，奠定了周馥一生輝煌事業的基礎。

周馥自湘軍幕府而准軍幕府，深獲會國藩、李鴻章兩位大帥的器重，到南京出任鹽巡道袁保慶的首席幕僚，那是出於李鴻章愛護後輩的一片美意，唯恐袁保慶驟膺重任，能力不逮，特地請周老夫子來遊幕一段時期，替他規畫規畫，兼以把舵，所以袁世凱指明了要請周馥為他在嗣父跟前求恕，也是一着十拿九穩的妙棋。

後來周馥因李鴻章的力薦步入仕途，很快的陞授山東巡撫，當他在魯撫任內，正值德國強佔膠州灣，日本逼侵遼東半島，一日周馥途經膠州灣時，他百感交集，在舟中成七律一首：

北風雨雪海天寒，眼底滄桑不忍看；

諸國共稱周版籍，斯民猶是舊衣冠；

何人持算盤盤錯，當局拈棋着着難，

挽日回天寧有力，可憐筋骨已凋殘。

有人把這首詩傳譯給美國的老羅斯福總統聽，海天孤憤，憂時之作，使老羅斯福大為感動，他特地命人請周馥將這首詩寫成一幀條屏，懸諸白宮，據說這副條屏時仍掛在美國國會圖書館。因此，以上所列的那副輓聯裏，方有「兩江總督世間知」，係指周馥這位兩江總督，確是天下聞名的。

經過這一次說情事件，周馥自此和袁世凱成了忘年交，他當天津海關道時候，便曾提拔袁世凱，代他化錢捐了一名同知，是為袁世凱捐粟入官，邁步仕途之始。所以袁世凱對周馥一向尊之為父執輩，週旋應退，執禮甚恭，不過往後周馥的一個女兒，嫁給了袁世凱的八兒子袁克彰，父執又一降而為親家了。

周玉帥為之緩頰

當時袁世凱央着袁世敦往求周馥，為袁世凱在他嗣父跟前說情，參與主官的家務，祇有襯托出資主之間的親密，周馥又曉得袁保慶始終在為嗣子的下落不明，着急得很，像這樣成人之美的

說，周觀立即應允，他私下接見了袁世凱，察言觀色，認為這個野性難馴的孩子，確已吃足苦頭，因而迷途知返。當天他便覲視機會，屏退左右而跟袁保慶提起了這一件事來。

雖說不是親生骨肉，但是袁保慶夫婦膝下，祇有袁世凱這麼一個嗣子，自從接到張亮基的長函，許久不見嗣子的踪影，袁保慶表面上說是恨透了這孩子不學好，然而私心却是極爲焦慮，如今一旦聽周觀說袁世凱有了下落，尤其滿懷愧恨，遲遲不敢來見，具見他有改過的決心，袁保慶聽後當下便是心中一喜，不過他還是緊板着脸回覆周老先生說：

「這小子倘若真能如老先生所說，志切悔改，潛心向學那便罷了，假使來日他又積重難返，重萌故態，在下唯有兩罪俱罰，決不寬貸！」

周觀心裏明白，這完全是袁保慶敷衍顏面的門面話，實則他已寬宥了袁世凱，於是當他辭出以後，便與冲冲的傳喚袁世凱來告訴他，袁世凱聞訊喜不自勝，他向周觀千恩萬謝。

接下來便是袁世凱向嗣父跪地請罪，當時目擊那一幕的家人親友，無人懷疑他確具悔改的決心，袁世凱青衣小帽，到後衙見嗣父嗣母，他踉地而行，仰面哭泣，狠狠掌摑自己的嘴巴，口中喃喃說着深切自責的話。凡此都使袁保慶夫婦深受感動，朱氏眼見一別多年的愛子，忍禁不住悲從中來，她和袁世凱抱頭大哭，於是袁保慶也凄然下淚。——他恪守在周觀面前所作的諾言，輕描淡寫的申誠數語。

一場天大風波，自此順利圓滿的解決，比袁

世凱早先所設想的，輕鬆了百倍不止。十五六歲的孩子，又一度證明他確有玩弄權術的天才。

不過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重回家中的袁世凱，表現異常良好，由於揚州治遊被逐，這一次打擊受得太大，他乃洗心革面，自我約束，前後大約有一年半光景，他絕足市纏，埋首苦讀。袁保慶爲他延聘耆儒張曲治爲師，張曲治循循善誘，誨之不倦，因而使袁世凱的學業突飛猛進，呈一日千里之勢。這是袁世凱一生之中，讀書進步最快的時期。

同時他終生感激周觀的嘴角春風，使他能免於嗣父的盛責，重沐嗣父母的慈暉，而周觀也由於這一次管了袁保慶的家事，爲袁世凱緩頰，因而獲得意想不到的報償，一年半後袁保慶病逝江南鹽運道任上，旋不久周觀便因李鴻章的汲引步入仕途，他平步青雲，扶搖直上，不數年間便開府山東，總督兩江，成爲光緒年間的滿清名臣，不僅此也，更由於他曾結交了一位小朋友袁世凱，當袁世凱脫穎而出，出將入相，便連他的四兒子，通稱「四先生」的周學熙字緝之，也因爲世交關係大受袁世凱的青睞，周學熙以一名舉人而山東大學堂總辦，不久便調任直隸，由永通道一直陞到臬司，在袁世凱的大力支持之下，接連創辦了銀元局、官錢號、工藝局、勸業鐵工廠、高等工業學堂，成爲北方實業界的傑出領袖，與南通狀元張謇並享北周南張之譽。自民國元年七月袁世凱以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地位，確實掌握政權之日起，周學熙迭任陸徵祥、趙秉鈞兩屆內閣的財政總長，以及民國四年四月又度出長財政

，他一直被袁世凱寄以理財的重任。

袁世凱在金陵埋頭苦讀，有一段時期他很喜歡「詩以言志」，他作的詩不講平仄，不計對仗，唯見其桀驁與狂放，有一次他隨張老師和堂兄弟往遊雨花台，即會作了這麼一首七律，題名「懷古」：

我今獨上雨花臺，萬古英雄化劫灰；
謂是孫策破劉處，相傳梅錫屯兵來。
大江滾滾向東去，寸心鬱鬱何時開；
祇得羽毛一豐滿；飛下九天拯鴻哀。

又有一首「感事」七絕：

眼前龍虎鬪不了，殺氣直上干雲霄，
我欲向天張巨口，一口吞盡胡天驕。

似通不通，遽然難分好歹，但是氣勢之壯，口氣之大，是爲袁世凱詩的特色。

在江南鹽運道衙門錦衣玉食，養尊處優，踏實實的唸了一年半書，袁世凱苦於好景不常，忽生大變，他的嗣父袁保慶一病不起，溘然逝於鹽運道衙門，袁世凱是胞侄，也是嗣子，少不得要塊苦昏迷，盡哀成服，磕了無數個頭，然後在袁保慶的生前好友劉銘傳、吳長慶協助之下，護喪返籍，卜葬守制。當時由袁世凱的堂叔袁保恒，後來官拜戶部左侍郎的，爲他聘了一位王雁臣老師教讀。袁保恒和袁保慶一般的器重袁世凱的才華，他也把袁世凱視同己出，尤其跟自己的親生骨肉，不分彼此，毫無軒輊。

有不從者殺之無赦

這位王雁臣老師也是通才碩儒，卓犖不羣，

他把袁世凱帶到一個嶄新的境界，他極力督促袁世凱研習制藝，作為進身，圖個「正經」的出身，他極欲對袁世凱的不羈之才有所規範，所以他竭力推介周馥山和熊伯龍的文章，希望袁世凱也能引經據典，講究文章的義法，而能循規蹈矩，與周熊看齊，殊不知袁世凱全然不解王雁臣老師的苦心孤詣，他祇是在周、熊制藝之中，專找那些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的名句，因此，有一天王雁臣出了一個題目，命袁世凱「依樣兒畫葫蘆」，作一篇八股文來給他看看，題目：

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

當下，袁世凱便趁此機會，藉題發揮，他寫了這麼幾句大氣磅礴，令人舌擄不下的文字，至今讀來，令人猶能想見袁世凱在挺胸疊肚，昂首四海的說：

「東亞兩洋，歐亞兩洋，隻手擎之不為重！吾將舉天下之士，席捲囊括於座下，而不毛者，尤將深入。」

「堯舜假仁，湯武假義，此心薄之而不為，吾將強天下之人，拜伏稽首於闕下。」

「有不從者，殺之無赦！」

在家鄉就讀，由於無人管束，課餘之暇，袁世凱依然馳馬擊劍，橫行鄉里如故，時值同治十二年，袁世凱才十六歲，他竟學會了喝酒，而且每每「連飲數斗，喝得酩酊大醉」，所以同治十三年他十七歲時，堂叔袁保恒返籍省親，發覺袁世凱非但不知悔改，反倒又添了一項毛病，於是他便跟袁世凱的生父、生母和嗣母朱氏說明，爽

性把他帶到北京，跟在自邊讀書，當時袁世凱的二哥世廉也想同去，兩兄弟便同道出了一趟遠門。

袁保恒請他胞弟內閣中書袁保齡作兩名侄兒的業師，規定功課既嚴且緊，白天命他研習詞章，晚上還得授以兵法和左氏傳藝，往後袁世凱自己也說，在這一年裏面，他確曾獲益匪淺。

在北京住了一年多，其中有很長的一段時期，袁保恒遠赴陝甘服官，他把袁世廉、世凱哥兒倆，交給袁保齡照看，也正因為這一層緣故，光緒元年八月哥兒倆的生身父親袁保中在項城原籍一暎不視，世廉、世凱竟然無法回去奔喪，世廉對此引為一生遺憾，却是世凱睽離生父已久，他倒並不怎麼感到哀慟。

就在這一年的年底，袁保恒調任戶部左侍郎，他返京供職，繼續督飭世廉、世凱的課業，可能是在袁世凱的一生之中，他最怕的人便是這位堂叔了。

光緒二年袁保恒奉旨赴河南賑災，衙門設在開封，他就便把兩個姪兒帶回家鄉，計自袁保恒把袁世凱和他二哥携往北京之日起，袁世凱被他這位嚴而有威的堂叔管教了三年之久，袁保恒諄諄善誘，經常都講些立身處世的大道理給他聽，他早已識出袁世凱陰柔猜忌的性格，因而一再告誡他不可患得患失，辦大事必須當機立斷，而且待人要恢宏大度，宅心仁厚。

這一年袁世凱十八歲了，嗣母朱氏因為香烟關係，急於替他完婚，經過袁世凱生身母親劉氏同意，聘定降縣沈邱大家閨秀，門當戶對的于氏

之女，時年十九，比袁世凱大一歲，十分的知書識禮，溫柔嫻靜，旋不久便迎娶過門，此即為袁世凱的正室于氏夫人，她後來成為袁世凱的賢內助，相夫教子，撐門立戶，儘管往後袁世凱一連討了九位姨太太，于氏夫人仍能把九名姬妾，管得服服貼貼，而袁世凱的大公子，「洪憲皇朝」的太子袁克定，便是她所生。

袁世凱早先曾以世家弟子應童子試，他的座師是陳州知府吳重熹，是袁世凱的父執輩，吳重熹將袁世凱高高錄取在前十名之內。

光緒三年袁世凱一連串遭受三次沉重打擊，其一是視他如子，關愛備至的堂叔袁保恒，由於感染時疫，病逝開封任所，次為他的嗣母朱氏也在家鄉纏綿床第，終告不治，第三則係是年秋闈，他赴院試，主考官是名翰林，後為軍機大臣的湖南善化瞿鴻禨。袁世凱滿懷希望以為必售，結果却是名落孫山外，於是大為慚恨之餘，他把所有的書籍詩文付之一炬，與此同時他憤憤然的說：

「男兒志在四方，豈能久困於筆硯之間！」

從此以後，他性情又是一變，除了馳馬、擊劍、練拳、酌酒，他開始一擲千金，廣事交遊，結交朋友，他交起朋友來良莠不分，兼容並蓄，上自名公巨卿，下迄販夫走卒，連比他長一輩的父執、座師吳重熹，都愛跟他詩酒徵逐。

於是乎鄉黨戚友讀他不得，也貶他不了，袁世凱除了生身劉氏根本無人拘管，他信手揮霍，來去自如，惹得鄉里人人為之側目。院試不售他已絕了科舉功名之想，為了聊以解嘲，他自詡將

學「萬人敵」，從書坊中大量的買來六韜三略，兵經陰符，堆得書房之內滿坑滿谷，同時他也真的很喜歡讀兵書，日夕沉潛其中，人前吹起牛來，便大言不慚的說：

「早先的我逞匹夫之勇，如今學了『萬人敵』，方始三軍可奪帥，不可以奪其志的道理，倘能假我以十萬雄兵，我必能縱橫天下！」

刀筆何劣貽笑鄉里

其實他是學書學劍兩皆不成，偶然客串一次訟師，居然也讓人打輸了官司，緣由袁世凱有一位隣居，也是當地豪強之一，祖上曾經霸佔了別人的一塊田地，對方數度訴之於法，都被袁世凱的這位芳鄰上下打點，原諒駁回，偏巧光緒三四年之交，項城知縣換了人，於是對方再度控告，袁世凱的芳鄰便央他代書一篇「辯白」的狀子，袁世凱仗着他的「元龍豪氣」，振筆直書，一時不暇思索，竟在狀子裏寫上這麼幾句：

「……鶴巢鳩佔，累世于茲，曷不控其祖而訟其孫……」

新任知縣一看這份「辯白狀」，先則忍俊不住，繼而板下臉來，呵斥袁世凱的那位芳鄰：

「你在辯狀上不打自招，寫得明明白白，既已承認『鶴巢鳩佔』，那麼連你的祖上和你自己一概有罪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」

當庭判決，對方得直，侵佔的田地物歸原主，袁世凱的芳隣尤須償付歷年損失，一場官司鬧出了天大的笑話，口耳相傳，遠近皆知。芳隣連呼倒楣！自恨有限無珠，請了袁世凱這位莫名其妙

妙的刀筆先生，寫辯狀竟直承有罪，他回去好生埋怨了袁世凱一頓，使袁世凱慚得幾乎無地自容。這時候他方始憬悟科學既難，「萬人敵」亦非易易，他自己胸中的那幾碗墨汁，甚至於還不够格做一名刀筆吏。

他那一篇「辯狀」在里間之間引為笑談，也使袁世凱自悔孟浪，無面目見寨中父老，好在袁家的物業很多，他便悄悄的遷出老寨，搬到陳州城裏他叔祖袁甲三所置的一幢別墅。別墅饒有林木之勝，景物幽美，內中又有一座朗爽開闊的「仰山堂」，袁世凱選定仰山堂作他的書房，長日柱門不出。

時在光緒四年夏，有一天袁世凱正一卷在手，漫口吟哦，猛抬頭忽見一位白面書生，頭戴方巾，身穿葛衫，大踏步的走進仰山堂來，袁世凱先則一怔，繼而含笑起立，向來人一揖，問道：

「請教。」

「在下姓徐，小字世昌，頃在陳州府吳大人的幕中，專司繕治文牘之職。久慕府上這一座名園，適才見重門洞開，四下無人，信步入來一遊，又聽到尊兄的琅琅讀書之聲，循聲尋至，打擾了尊兄，十分造次，還乞尊

兄恕罪！」

袁世凱正在閑得無聊，祇要有人闖了來攀談結交，便是縣政府的小書記也好，當下他頗為欣喜，連忙讓座，兩人便互訴生平，一抒抱負。袁世凱這才知道，徐世昌是個官宦子弟，不第秀才，他誕生於咸豐五年乙卯，比自己只大四歲。

這便是北洋兩大巨擘，袁世凱和徐世昌訂交之始。徐世昌，原籍浙江寧波，先世徙居北京城南的大興縣，後來又遷天津，自此便在天津落籍。他的曾祖父徐廉謬，道光十六年丙申科成進士，在湖南任過知縣，祖父徐思穆，曾任河南中河通判，他這一支，便又落在河南，直到徐世昌這一代為止。



袁世凱的老搭檔——徐世昌

徐世昌遷返袁世凱

徐世昌的身世，遠比袁世凱淒涼，他祖父是一名吏員，父親徐嘉賢，不及仕而卒。徐嘉賢死時，徐世昌年方七歲，他還有一個五歲的弱弟徐世光，字友梅，一對孤兒，由於家庭貧苦，依靠母親劉氏養育成人，還有些同里的好心人士，憐憫孤兒寡婦，不時的略予賑濟，方使兩兄弟都有書讀。

可是徐世昌少年時代資質不高，他的學業成績，平平而已，然而他氣不稍餒，始終勤讀，功名暫且無忘，爲了謀生餬口，瞻養老母弱弟，他練就一手小楷，二十歲以後，便受聘充當幕客。當年的知府、知縣衙門，幕僚中例有「硃墨」、「膽清」兩席，「硃墨」的職務是代替知府知縣大人，用硃筆簽署文告上的時日，略同於今之「判行」，工作較輕，待遇也好。「膽清」則繕寫文牘，工作重而苦，薪給反低，約同時今之書記或司書。

不論「硃墨」或「膽清」，一月所得，僅有白銀十兩以下，拿這寥寥之數來養家活口，兼顧自己的衣食所需，可說是相當拮据，難有富裕，徐世昌遲遲未能赴考，這也是原因之一。

從二十歲到三十二歲，前後十二年間，徐世昌風塵僕僕於黃河南北，河南境內，他的職位，始終在「硃墨」與「膽清」兩者之間，他的收入，更斷然不會超過白銀十兩，他生平首次任職，是河南河內，繼之於太康，接下來幾乎每隔一年，便要換一個地方，因爲每逢所主瓜代之期，新

任必有自己的班底，即連這個苦差使，他還得一年謀一次缺。

徐世昌相貌清秀，生性活潑，雖然常年困厄，却是豪興，他和袁世凱有一項共同的嗜好，那便是策騎奔馳，友朋飲宴，再則便是喜歡結交朋友，動輒跟人家結拜把兄弟。

袁世凱與徐世昌，這一雙合作無間，共創事業，三十多年的心腹知己之交，卅餘年來，袁世凱提携徐世昌的仕進，徐世昌護持袁世凱的身後，照說他們應該是聲應氣求，臭味相投的，然而若從另一個角度測其性格與爲人，那麼，他們不僅毫無雷同，抑且截然相反。事實袁世凱靈敏機警，行事不預計程序，一向採取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」的隨時應付方針，但是最後多半能够達成他的目的。徐世昌呢，他持重練達，行事必先審其利害，籌其進行次第，而最後達成目的則一。

待人接物，袁世凱堆猜，每以利祿收攬人心，徐世昌推誠，不盡以籠絡爲手段，袁世凱用人只取其接受指揮，不欲代主謀議，徐世昌用人則親者主謀議，疏者供驅策。袁、徐二人同樣的不喜多言，但是袁世凱在簡默之中露堅毅之容，徐世昌於沉默之中帶安詳之態。袁世凱愈貴愈驕，徐世昌貴而不肆。袁世凱不論於公於私，皆主揮霍，徐世昌則儉於私而費於公。

私生活方面，袁世凱的嗜好極繁雜，家庭多嫌隙，跟徐世昌的嗜好極簡單，家庭守雍睦，兩人又形成鮮明的對照。唯有不以毀譽動心，必欲貫徹自我主張，袁、徐之間始有相彷彿處。

必須有以上的種種認識，方可瞭然袁世凱和徐世昌之間複雜微妙的關係，以及他們生死不渝的交情，乃至清末、民初、五花八門，變幻莫測，無數政潮與政局的演變。袁徐訂交，便是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，其關鍵可說相當的重大。

交往之初，可以「一見如故」「形影不離」作形容，徐世昌天賦不如袁世凱，但是他讀書比袁世凱踏實，學業有了基礎，這一點使袁世凱衷心佩服，從不以他爲陳州府衙小一「膽清」而有以輕視。袁世凱學問遠遜於徐世昌，然而他是閩閩世家，豪門公子，他有勢有錢，具有供給自己馳馬飲宴，結交少年子弟的條件，尤其徐世昌的所主陳州知府吳重熹，跟袁世凱既有通家之好，又是忘年之交。

從光緒四年到光緒八年，整整四年之間，袁世凱、徐世昌過從甚密，形影不離，袁世凱暴戾，徐世昌婉曲，每當袁世凱惹事生非，跋扈鼻張，便祇有徐世昌仗着雙方的交情，委婉規勸，袁世凱有時候肯聽，有時候置之不理，但是不論聽從勸告與否，他和徐世昌從不反目，從不翻臉，因此陳州士子都說他們兩個有緣。

轉眼間到了光緒八年壬午，那一年袁世凱二十三歲了，徐世昌則行年二十七，這年秋季一連好幾天，袁世凱見徐世昌愁眉不展，悶悶懨懨，忍不住的一再追詰何以故。徐世昌迫不得已，祇好把自己的心事，向這位熱心腸的好友透露。

原來他不甘終身爲庸庸碌碌的書吏，「膽清」，他想赴順天府應鄉試，他非到順天府亦即京師去赴考不可，因爲他籍貫報的是大興，大興隸

屬順天府，然而自陳州赴順天府路途遙遠，足有兩千一百里，徐世昌不但自己的盤費無出，同時他還透露，他的弟弟徐世光，書唸得比他更好，也想在壬午一科大顯身手，因此便造成了哥兒倆「無力入都應試」的嚴重問題。

袁世凱聞言大笑，他極其豪爽的說：這區區盤費小事何足為慮？他請徐世昌放心，包在他身上便是。不過，當年袁世凱在家閑居已歷六年，他秉性慷慨，每每急人之難，再加上他自己錦衣玉食，窮奢極侈，父祖留下的偌大遺產，幾已被他坐吃山空，揮霍殆盡。因此，當他慨然應允資助徐世昌兄弟晉京應試，「區區盤費小事」竟使他大傷腦筋，思索徵賦的時候，連帶的不免想起自己未來的前程和生計問題，於是他就東拼西湊，外加典質，總算湊足了一筆款項，他便向徐世昌正式宣佈，他也要和世昌、世光兄弟同行。

問起他晉京可有什麼計劃？袁世凱坦然直承，老世交、父執輩，會在他副父袁保慶的鹽巡道衙門，爲他說項緩頰，待他頗爲愛護器重的周玉山周大人，如今正宦途得意，一帆風順，在天津榮任炙手可熱的海關道。袁世凱要去投奔周馥，看看周馥能否念在世交份上，給他找一處噉飯之地，安排一個小小的前程。

袁世凱徐世昌言志

袁世凱這一次離開家鄉，他是下定了破釜沉舟，不得功名誓不還的決心，他鬻田賣屋，得了一筆款項，分若干給徐世昌、世光兄弟，作爲徐家哥兒倆晉京應試的盤纏，剩下的，還有很大一

筆，他便留做自己赤手空拳，闖天下，走江湖的本錢。他的原意也是想上北京，投奔族中碩果僅存，唯一在做官的堂叔袁保齡，或者是逕赴天津，因爲當年在江南鹽運道衙門對他頗爲賞識的周馥，時正一帆風順，官運亨通，居然當上了二品道員，周馥的官職是灼手可熱，北洋第一肥缺的天津海關道。袁世凱祇要找到了這兩位長輩，儘可捐資納粟，步入仕途。

但是由於袁世凱借酒使性，炎炎大言，牛皮吹足而一時收不回口，竟使他不但未如願以償的上北京，或則赴天津，反而給他搗上了個大包袱，弄得手足失措，奇窘無比，連北京、天津都去不成了，臨時一個轉彎上了山東登州府，偏又讓他得了個「揚威吳城」，當上李鴻章「第五縱隊」的大好良機，因而成爲袁世凱霄雲直上、宦海得意的起點。——這真是任何人始料所未及，同時也開闢了有清一代官場浮沉的新紀元。

因爲袁世凱在家鄉每每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」，兼又慷慨好客，「寒士多依爲生」，他當然有一羣難兄難弟，狐羣狗黨，這幫人都是終日游手好閑，無所事事的浮浪子弟，跟着袁四爺吃喝玩樂，馳馬擊劍，他們與徐世昌也是一丘之貉，情同手足。袁世凱、徐世昌要連袂晉京，袁、徐二人的小兄弟們，便在相國寺擺下酒筵，爲袁世凱、徐世昌祖餞。

席間，喫得酒酣耳熱，興高采烈，當下，便有人問徐世昌：

「你這回進京應試，眼是必中的了，倒不知你中學以後，可有什麼打算？」徐世昌多喝了

幾杯酒，正在逸興過飛，心胸壯闊，一聽有人這麼問他，居然也就躊躇滿志，旁若無人的在擊杯答道：

「我這次如果中了舉人麼，或者是大挑，或者是議敘，或者再僥倖一次成了進士，得個知縣的實缺，我祇希望分發到杞縣，要末便是太康。到那時候，我便要學學孟嘗君、孔北海的故事，門下三千客，杯中酒不空，好生招待招待我的朋友。」

說得豪爽，在座的人更是聽來痛快，於是，有人附掌大笑，有人高聲讚好，有人歡呼，有人敬酒，使當時的場面，呈現空前未有的熱鬧，徐世昌被大夥兒勸着喝了幾杯酒，便有人想起這未免冷落了袁世凱，也去問一聲袁世凱道：

「四爺，你呢？」

袁世凱也喝得差不多了，答話時，目無餘子，豪氣直干雲霄：

「我呀？如今國家多亂，朝廷正在用人之際，是大丈夫便該馳騁疆場，安內攘外，怎可以久困筆硯之間，白白耽誤了光陰！」

頓時，歡聲四起，鼓掌如雷，大家異口同聲的直讚：「壯哉壯哉！」尤且還有人順着袁世凱的話，分明是多此一問：

「四爺，這麼說，你是準備投筆從戎的了？」

回答是斬釘截鐵的這麼一句：

「當然！」

其實呢，答話是順嘴溜出去的，袁世凱一輩子好強、好勝，豈刻在想做人上之人。家家兄弟

餓別他和徐世昌兩個人，徐世昌已經中了秀才再去考舉人，人家有正經的仕途出身，光明遠大的前程，自己是個不弟的仕子，前途茫茫，無從想像，唯一的希望，是靠着叔祖、嗣父或者從叔的牌頭，弄幾百兩銀子，捐一個官，然後再等待機會，徐圖發展，却是，此時此景，有一個坐一望二的秀才徐世昌在座，心眼裏的想頭，說得出口麼？

史家論袁世凱、徐世昌的這一次「言志」，輒謂徐世昌的志向，遠不及袁世凱大，因為他即使中了進士，也祇不過想做幾任縣官，如能分得到河南省內有一「金杞縣、銀太康」之稱的肥缺，多撈兩錢能圖個一世的溫飽，再招待招待朋友吃吃喝喝便好。比起袁世凱的信口開河，目標不知要小了多少。

然而正因為袁世凱氣吞河嶽，牛皮吹足，他把在座的幾十名浮浪子弟，輕薄少年都唬住了，他們向來相信袁世凱，老實說，在當時這般人的心目之中，歷代顯宦之後的袁世凱，又比東漢末年「四世三公」的袁家老祖宗袁紹，又差得了那裏去？因此在袁世凱是以投筆從戎作擋箭牌，這幾十位「相依寒士」却信以為真，竟在袁世凱的身上，編織他們自己的美夢，當下便爭先恐後的要求袁世凱，四爺從戎，大家夥兒全跟着走，自此以後同心同德，甘苦共嘗，他們志願追隨袁世凱左右。

酒被驚醒時，袁世凱發現他自己真還沒法推脫，這幾十位小兄弟，無論門第、家境、學問、武藝，個個都比自己差得遠，而且既無一技之長

，又是平素好喫懶做慣了，他們倒是比自己更有理由從軍，否則的話，就唯有下田去當泥腳桿。推辭不得，便祇好揀上了這個大包袱，答應製帶三、四十個必欲與他偕行的少年朋友，同去投軍。於是眾人皆大歡喜，不禁為之雀躍三百。

回家一想，這事很不好辦，從叔袁保傑在當內閣學士，潑頭澈尾是個小京官，他那有力量供養得起三、四十人？世伯周馥風光雖好，却是自己一人去投猶嫌冒昧，那有投靠的帶着一大幫子朋友的道理？再說，不論是上天津，抑或入京師，三、四十人的盤纏那得需要多少，自己身上這點子錢够嗎？

想來想去不得主意，唯一的解決辦法，便是認真帶着這幫人去從軍，爽性假戲真做，連自己也投身行伍，一刀一槍，博來日的前程。

由於投軍這一念頭，袁世凱想起一位一別多年的老世交來。

吳長慶的三代交情

安徽廬江人吳長慶，字筱軒，同治年間以軍功洊升總兵，統帶六營，坐鎮浦口，他和袁世凱的嗣父袁保慶是結拜弟兄，袁保慶在當江南鹽巡道的时候，吳長慶的總兵衙門，和袁保慶的鹽巡道署祇有一江之隔，通家交好，時相往還，所以袁世凱和這位世伯大人也很熟悉。

河南袁保慶和安徽吳長慶，怎麼會結為異姓兄弟的呢？袁世凱在鹽巡道署時，曾經聽他嗣父津津有味的講過這件往事。原來吳長慶的父親吳贈公在廬江原籍與辦團練，吳長慶也在其中效力

，時當同治元年二月，曾國藩以欽差大臣、兩江總督、協辦大學士，等於拜相之高位，統兵十四路，進行與太平天國軍的最後決戰。袁世凱的叔祖袁甲三時為道員，奉會國藩之命協攻廬州。清朝時廬州的舊治，就是李鴻章的故鄉合肥。

袁甲三的兒子袁保恒，姪兒袁保慶，當時也都在袁甲三的帳下，領軍作戰，吳長慶的父親吳贈公率領團練，力克廬江，但却中了太平軍的誘敵深入之計，贈公的團練方一入城，太平軍便將一座城池團圍住，併力攻打，情勢危殆萬分，吳贈公無奈，祇好命他兒子吳長慶匹馬單鎗，衝突而出，直赴百餘里外袁甲三的大營求救。

吳長慶不負父命，他果然殺出重圍，連夜奔馳，抵達了袁甲三的大帳，他向袁甲三面陳廬江縣城彈盡援絕，且夕可破，跪求袁甲三速發救兵，搭救他父親和滿城的百姓。當時，袁甲三難以委決，煞費躊躇，他便問計於他的兒子和姪子：

「依你們之見，是否應該發兵救援？」

兒子袁保恒力主不可，他的看法是本部人馬正有大敵當前，假使分兵往援廬江，萬一敵軍趁勢來攻，唯恐陣脚移動，其勢難支。——這時正是吳長慶的父親，和滿城百姓生死決於俄頃之際，吳長慶內心之緊張焦灼，由而可想，聽袁保恒這麼說了，他已一聲長嘆，自份無望，然而，耳旁裏又聽到袁保慶在據理力爭，堅主發兵赴援，他的理由則係廬江孤城垂危，紳民勢單力薄，既是激於忠義立有功助的民間團練，必須加以鼓勵，不能任讓他們被太平軍「復仇雪恨」，慘加殺戮。他所說的話正大光明，使吳長慶聽了不覺感

激涕零。祇是廬江縣城終由於袁甲三遷延不決，乃告失陷，吳長慶的父親贈公因而死難。

事後，吳長慶便輕袁保恒而重袁保慶，他和袁保恒盡地絕交，從此不相關問，不交一語，但却欽佩袁保慶的為人，跟他義訂金蘭，結拜弟兄。

光緒六年袁保慶病逝金陵任所，吳長慶慨然挺身而出，爲他主持喪事，料理身後，他尚且一直把袁保慶的靈柩送回項城，當時吳長慶的一死一生，交情乃見，確使袁家的人十分感激。

故所以，袁世凱打定主意真要投軍了，他便想到投效吳長慶。

決計以後，第二天上陳州府城一打聽，袁世凱不免又是一次失望，事隔多年，吳長慶早於光緒六年正月升了官，他升任廣東水師提督，而於當年四月七日啓程晉京陛見，面聖後，慈禧太后臨時又以山東海疆多事，她認爲吳長慶所部久戰之師可用，於是改委吳長慶「幫辦山東防務」，叫他將所部分爲兩部，留六個營防守下關、浦口、吳淞，調六營入戍防黃縣、登州。

當袁世凱決計往投吳長慶大營的時候，吳大帥正以幫辦「山東防務」的名義，率部遠戍登黃，他以登州爲鎮臺衙門所在地。

無可奈何，祇好千里迢迢的上登州去，袁世凱以一名二十二歲的小伙子，居然帶領了三、四十個同鄉子弟，北上投軍，一大隊人好不容易抵達了登州府城，袁世凱不敢帶着這些人直奔衙門，他先跟這幫子人打個商量，找一處廟子，暫且在那兒安頓，等他自己先上提督衙門見過了吳

大帥再說。

吳長慶聞報有一名袁世凱求見，倒也想起了他便是老拜兄袁保慶的嗣子，早先在金陵和護喪途中屢次見過，於是他傳令後堂延見，自己輕袍緩帶，雍容自在的等着袁世凱來。

袁世凱既不見吳大帥的盛壯軍容，赫赫堂威，他到後堂拜見這位世伯大人時，見他一身書生裝束，幾乎以爲自己走錯了衙門。却是吳長慶不會覺察他的訝異，寒暄數語，便端起一副長輩的架子，問袁世凱的話：

「你老遠巴巴的跑來幹嘛呀？」

袁世凱唯有陪着笑臉，將自己科舉不成，深願棄書學劍，爲朝廷效力，——者番來意，一一稟明。詎料，吳長慶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一開口便打斷了他的話，皺着眉頭說一句：

「你還小嘛，投什麼軍？你既是世家子弟，就該好好的讀書。」

便這麼三言兩語，把袁世凱的萬丈雄心，一篇慷慨激昂的陳詞，全都打消了去。當時，袁世凱心中着急，却唯有嚶嚶嗚嗚的說：

「姪兒以爲……」

吳長慶不理會他，接下去又說：

「你既已離開家鄉，到了登州，那麼，你且在我衙門裏住下，好生讀你的書吧，來年再去應試。我告訴你吧，我幕中多的是名流耆彥，飽學宿儒，你正好向他們執經問義，你要讀書，這是最好的機會。」

袁世凱則奇窘無比，有口難言，他怎能在這位世伯面前，悍然直承自己其實不想讀書呢。然

而，聽從世伯的吩咐，他帶來的三四十人，又怎麼辦？

拜南通張狀元為師

吳長慶看在袁保慶的面上，確實是想督飭袁世凱上進，使他得一個正經的出身，他不由分說，便命戈什哈帶袁世凱下去休息，一面，又遣人去請他提督衙門名噪一時的兩位師爺來。他要當面向這兩位師爺情商，趁公餘之暇，爲世侄袁世凱講經史，正制藝。

他給袁世凱所聘的這兩位名師，委實都狠了不起，其中之一卽爲滿清末代狀元，南通張謇，世稱張南通。張謇是江蘇南通人，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卯時生，比袁世凱大六歲，字季直，又號奮庵。張謇祖上世代務農，到他祖父的那一代方才開始讀書，張謇四歲那年由他祖父授讀千字文，十一歲時塾師出了個「月沉水底」的上聯屬對，張謇應聲答道：

日懸天上。

十二歲塾師又囑他對「人騎白馬門前去」，

張謇立前對以：

我踏金鯨海上來。

自此，不但有神童之名，而且人多以其吐屬不凡，來日必成大器。

三十歲以前，科試、優行試，一概都考第一，但是張謇中狀元，以一甲第一名引見，却在光緒二十年恩科，時年四十二歲。

吳長慶認識張謇，時值光緒元年（公元一八七五），張謇二十三歲，吳長慶偶然見到張謇所

寫的幾封信，大為賞識，吳長慶在淮軍中原有儒將之名，平時又輕財禮士，愛才如渴，因此他便約晤張謇，幾度暢談。光緒二年（公元一八七六）張謇到江寧借陰書院就讀，吳長慶聽說他家境貧苦，正想找份差使，於是便命人往邀，請他客於軍幕，名義上掌管機要文書，實則命他在提督衙門安心攻讀，一個月送他二十兩銀子，還特地給他在自己後堂築了五間茅屋，供他居住。張謇往後的功成業就，實有賴於吳長慶的多方協助。

另一位幕中名士，厥為海門周家祿，字彥昇，他和張謇籍貫相隣，而且二十歲時即已訂交。周家祿「文采聲名，踔越州鄉」，也是吳長慶幕府中數一數二的人物。

當時，吳長慶把這兩位大名鼎鼎的幕客請了來，向他們說明自己和袁保慶訂交的經過，以及他已留下袁世凱，在衙門裏讀書，請兩位老夫子授他的課業，他說他這麼做，完全是念在袁保慶和自己的交情份上。

張謇和周家祿聽吳長慶這麼說時，當然一口答應，張謇以為袁世凱是世家子弟，學有根柢，他為了酬答吳長慶的知遇之恩，教袁世凱教得非尋常認真，他命袁世凱先自「正制藝」入手，用意是唯恐他出門已久，學業有所荒廢，當天便出了個八股文的題目，叫袁世凱完篇。

袁世凱的八股文原極拙劣，何況他當天憂急交併，意馬心猿，他來投軍，吳長慶偏叫他讀書，提督衙門外的廟子裏，還有三四十名難兄難弟，正在苦苦等候他的消息，怎想到他竟在衙門裏

被考起八股文來了，所以他一提起筆來，簡直不曉得究該如何破題，無可奈何的草草終篇，硬起頭皮交到張謇面前。

張謇接過袁世凱的卷子一看，當下不禁瞠目結舌，莫明所以，心想難道這也能够稱為文章麼？他頗為生氣，提筆便批了兩句：

「文字蕪穢，不能成篇。」

便由於這一次面試，袁世凱又跟張謇結了怨。

說一個機會，躍出提督衙門，趕緊去見他那三四十名等得急壞了的弟兄，見面之後說明謁見吳大帥的經過，直驚得這一批人面面相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既沒有從戎的機會，又缺少回籍的盤費，三四十個人祇好在廟子裏，靠袁世凱僅存的幾文，買些食物充飢。然後，照袁世凱的說法：「等等看，得便我就面懇我世伯設法收錄。」

從人四十大膽妄為

一連等了幾天，囊中金已盡，却又苦於到了吳長慶的面前，還是不敢啓齒陳明這一大難題，袁世凱長日唉聲嘆氣，急如熱鍋螞蟻，事急矣，他祇好硬着頭皮，有一天，趁老師張謇正在獨自吃午飯，他愁眉苦臉的走過去，長揖及地。

張謇放下筷子，訝異的問：

「慰廷，你有什麼事？」

「我有一件不得了的大事，」袁世凱一臉苦笑的说：「唯有求先生想個法子，幫幫忙。」

張謇便問：

「到底是什麼事呀？」

吞吞吐吐老半天，袁世凱終於說了出來：

「我來的時候，還帶得有幾十名家中的舊部，因為一時不便跟大帥說起，所以叫他們先住在外邊的破廟裏，現在他們連飯都沒得吃了，先生你看怎樣是好哩？」

張謇聽了直在搖頭太息，他埋怨袁世凱說：

「你怎可以這等冒失的呢？」

雖則認為袁世凱大過於荒唐，却是還得替他想想辦法解決，張謇便說：

「茲事體大，我個人心餘力絀，要麼，祇有去稟明大帥，看大帥是怎麼個說法。」

袁世凱便既陞不安的答道：

「可是，我怎敢去向大帥提呢？」

人小鬼大的袁世凱，真是詭計多端，接連用了兩頂帽子，套牢了張謇和吳長慶。張謇迫於無奈，祇好代他去向吳長慶求情，免了袁世凱稟明原委的窘迫，吳長慶雖然大罵袁世凱胡鬧，却又不能不替他解決，他顧念故人袁保慶的交誼，當然還得賣張謇的情面。

在吳長慶嚴詞追詰時，袁世凱尤其一口咬定，這帶來的三四十人，絕非他的狐羣狗黨，而是他嗣父和父親的舊部，他為什麼要這樣說，祇在於「一客不煩二主」，逼吳長慶不能不多拿出一筆遣散的銀兩來。因為要說是他袁世凱的朋友，吳長慶祇需給點回程的盤纏就儘够了，如果說是他嗣父和父親的舊部呢，吳長慶便無法不多破費幾十兩銀子，叫這幫人回籍以後做個小生意，如此方能各安生理，解決生活。

給了袁世凱一百兩銀子，吳長慶命他從速將這幫子跟來的人遣散，投南向北，或是返回項城，他聲明自己決不過問，祇是他要這些人向袁世凱具結，從此各不相干。一百兩銀子交給了袁世凱，熱心慷慨的吳長慶，特地當着張謇的面，告誡袁世凱說：

「當年我也聽到你令尊大人說過，你自小生性頑劣，花錢更是揮霍慣了，如今你在我衙門裏住，凡事就得自己收斂一點，切莫再使往昔的脾性。在這兒穿衣喫飯住宿都由我供給，此外的零星用項，我一個月祇能給你紋銀十兩，多了可是一文也無。」

袁世凱接過了銀兩，千恩萬謝，忙不迭便去辦遣散從人的事，詎料他再次到那座廟裏，方把吳大帥賞給經費，請他們各奔前程的話一說，三四十位跟來的「患難之交」，竟異口同聲的提出了抗議。他們說此來原為追隨袁四爺，一心祇想圖個進身之階，博得來日的前程，當初離鄉背井，辭別父母妻兒和隣里，也跟袁世凱一樣的吹過牛皮，誇下海口，如今投軍不成，從戎受拒，想想「好馬不喫回頭草」，豈不是落了個「見不得爹娘，回不了家鄉」，淪落異地的下場？

因此這三四十人全都不想回去了，七嘴八舌，勸住袁世凱，逼着他再去向吳大帥說項，他們祇求喫糧拿餉，充當吳大帥的帳前小卒。袁世凱被他們纏得無可奈何，發了急時，祇好吐露實情，說了真話，他告訴這幫矢志相隨的朋友說：

「打開天窗說亮話吧，我自己正不得主張呢。你們曉得什麼？吳大帥念在先祖父的交情，

一心讓好好好的唸書，他老人家已經給我請了先生，說定了明年得去赴試。——吳大帥在把我當個小孩子看哩，你們的這一件小事，叫我如何啓齒。」

——一定要袁四爺唸書？家人聽後，頗有啼笑皆非之概，就中便有人問：

「四爺，你真的想再唸書嗎？」

「我把往日的書全都燒了，」袁世凱悻悻然的答道：「好容易從故紙堆裏鑽了出來，我怎能自投羅網，重蹈覆轍呢？說來說去，還不是迫不得已嗎？看吳大帥的一番好意，我實在不願自打退堂鼓，讓他老人家把我看成個沒有出息的。」

於是這幫人又說：以袁四爺的性子，天王老子也勉強他不得，什麼延師課讀，決不可能長久，因此他們便定了主張，咬緊牙關，在登州府這座破廟裏候着，他們要等袁世凱得着機會，再向吳長慶吳大人進言，倘若袁世凱僥倖得了差使，他們便「一佛得道，雞犬同昇」，全部跟進，追隨袁世凱，共創來日的遠大前程。

然而袁世凱一心只怕添這許多累贅，天長日久，不是了局，他猶在期期以為不可，為使這幫弟兄，聽他的話，早早回家，他不惜打開天窗說了亮話，先虛聲恫嚇的說：

「你們在登州府無親無故，沒事可做，就這麼閑着，一定會生許多不便，這登州府是提督衙門的所在，海防重地，防備嚴密，一座破廟裏住了三四十條大漢，長日無所事事，游手好閑，莫給衙門裏當差的起了疑心，速去審問，那又是何苦來呢？」

可是這一幫人理直氣壯，了無惧色，振振有詞的答道：「我們一不為非，二不作歹，便算衙門裏有人盤問，又有何怕？充其量，我們平時小心點兒，不多到外面露面罷了。」

「我看終究不妥，」袁世凱愁眉苦臉的說：「列位如肯聽我的勸，先回家鄉，來日祇要我有尺寸之進，再來相邀共事，你們相信我袁某人，我說話算話，但有富貴，決不相忘。」

任憑袁世凱說得舌敝唇焦，幾乎就要發了毛躁，却是這一幫人打定了主意要留在登州候差，說什麼也不肯空手而回，惹家人鄉里笑話，他們不肯走，袁世凱便手足無措，莫可奈何，反覆辯論，說到最後，袁世凱唯有跌足嘆息，恨恨的道：「罷罷；你們必定要拖累我，那我又有什麼辦法？便由着你們的意，讓你們把我拖壞了，大家夥兒一道完蛋了結吧。」

聽袁世凱的語氣，雖則頗為作難，却是已有允意，這三四十個人於是為之大喜，便都圍將過來，四爺長，四爺短，儘揀些袁世凱樂意聽的話，竭力巴結，多方奉承，反使袁世凱啼笑皆非，對他們無法可施。當下，便把一百兩交了出去，叮嚀他們省喫儉用，安份守己，一切不可在外尋事生非，干法違律，這才滿懷悶悒，一路喚聲歎氣的迤返提督衙門。（待續）

請購存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的中
外雜誌合訂本。